

No. 384
付 地

著者方紀

阿洛夫醫生

冀中新華書店出版

阿 洛 夫 醫 生

著 者：方 二 絕
印刷者：冀中新華書店
發行者：冀中新華書店
總 店：河間十字街西北
分 店：牙 廊 舊 城 鎮
高 陽 城 內
安 國 城 內
文 新 縣 新 鎮 市

定 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

「阿洛夫同志在醫學上的功績，

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醫務工作的新方向！」

——李富春——

目 錄

- 一、歡迎阿洛夫醫生
 - 二、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 三、「動靜法」
 - 四、在外科手術室裡
 - 五、關向應同志的片
 - 六、「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 七、「一切爲了病人」
 - 八、「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 九、「學習、學習、再學習」
 - 十、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 後記

阿洛夫醫生

方紀

一、歡迎阿洛夫醫生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在延安中央醫院的禮堂裡，舉行着一個盛大的歡迎會。被歡迎者是一個「外國人」，蘇聯醫生——安德列·阿洛夫（Dr. Andre Orlov）。

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台去。臉上帶着熱情興奮的歡笑，向人們連連點頭，並天真的隨着大家鼓掌，似乎是說，我同大家一樣的快樂。掌聲停下來，他脫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剪短了的金黃色的頭髮，覆蓋在他的額角上，灰色的眼睛裡，流露出智慧和熱情。

他講話的聲音不高，句字很簡短，但每一個字都是那樣清晰有力。他首先讚揚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偉大，說到蘇聯與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事業中的共同目的和聯系，然後說：他是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到中國來工作的。

「我以能够被派到中國來工作爲自己的光榮。」他懇切地說。「我希望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很好地工作，完成此行的任務。」

接着，他說明他被派來延安的任務，首先在於保障中國黨中央首長的健康。同時，進行新的治療了培養醫務幹部，和介紹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經驗。

「我願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此行的任務。」他繼續說：「但是，對於一個蘇聯人，常常不是滿足於

任務的完成，而一般的要超越它！

在無黨派的掌聲中，結束了他的話。

達維烈·齊格夫羅達，是一個出身貧苦家庭的蘇維埃新知識份子。一九〇五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一個工人，在幾十歲的時候便死了，母親整年地在杉樹林勞動的工作，還不能養活他們一家兩口人。到了幾十歲的安達烈，便不得不開始設法來幫助自己和母親。起初他給人家做零工，或者自己做些刷子和鐵鉗之類的東西來賣，以貼補家用。當時他很喜欢電燈工作，在他白天做工之後，晚上還到一個補習學校裡讀書。到他十二歲的時候，十月革命成功了。革命給他帶來了一切。他到一個五金工廠當工人，同時在學工半讀的情況下，繼續完了國民教育。這之後，他被送入到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這革命成功後最初的那些年月裡，國家對於學生生活供給，當然不如現在那樣美滿，蘇是福利用一週假期法參加工作，來獲得必需的經費。他精通木板，掃過雪，但這一切都不能礙他成爲一個成績優良的好學生。五年以後，他在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畢業了，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個最大的醫院裡當外科醫生。在工作時，他感到外科手術的重要，又進外科專科研究了三三年。之後，他跟著著名的外科專家尤金及克林福夫斯基博士實習了好幾年，又被派到醫科大學做外科教授。當一九三八年，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他投身到蒙古沙漠的戰地上當外科主任。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中，他又轉到蘇聯個外科醫院，繼續工作。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一日，希特勒法西斯匪幫竄進了他如愛的祖國，他先後被任命爲他們奮力工作者。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一日，希特勒法西斯匪幫竄進了他如愛的祖國，他先後被任命爲奧勒爾軍區及庫爾斯克軍區的軍醫總監，率領着龐大的醫療組織活躍在愛國戰爭的最前綫。這中間，

他因患霍亂現在尚未痊癒的發明，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勳章。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從前義士召回莫斯科，繼續在中國。

謝洛夫同志的到來，在我們的醫務工作同志中，燃起更熱烈的希望。許多年來，在內戰時代的中國紅軍起，我們的醫務工作便是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最偉大的工作。抗戰以後，雖然有不少來自各大城市的著名的醫生，出於同情和正義，他們不避艱苦地參加了解救區的工作，為人民服務。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延安的封鎖，使我們得不到必需的醫藥補助，造成了我們在衛生設備和醫療工作上極大困難。同時，這些醫生的到來，一面給我們帶來了新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但在他們身上還殘留着資產階級社會所給他們的左醫學上的保守思想。小隊主義、純技術觀點等，加以我們對近代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上，經驗不足，便使得我們的醫務工作沒有能更好的適應客觀的要求，提高一步。而安德烈·阿洛夫，一個在列寧、斯大林的教育過廿八年教育的老滿洲什維克，受過八年專門醫學教育並有極長期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戰時醫務工作經驗的醫生，他的新的醫學思想，治療方法，和組織領導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多麼寶貴啊！許多同志，把改進我們的醫務工作，學習新的治療，和自己的業務教育問題，信賴地寄托在他身上，對他懷着熱烈的期待和信心。

二、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此後，阿洛夫醫生便在中央醫院開始了一個普通外科醫生的工作。在開辦歡迎會的當天下午，他便應外科主任幫助他了解這個將要開始工作的環境。外科主任黃

先領他到手術室，這是以相連的三孔大石窗洞做成的。刷得潔白的牆壁和嵌着玻璃的明亮的窗子，使他稍覺不已，對於布廷安這樣困難條件下的出色的創造表示欽敬。他很仔細的觀察着一切。詢問每日施行手術的人數，最多的手術是什麼？用手摸摸牆壁，看看是否有可能致使病人染病的灰塵；看着溫度表上所標出的室內溫度的高低；當他走到器械機台前的時候，幾件生了銹的手術器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一件一件地檢查着。然後拿起一把銹了的持針器說：

『假如用它去縫病人的傷口，細菌是很容易給自己找到活動機會的啊！』

『是的，』主任醫生說：『我們很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擦亮它啊！』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器械，是我們醫生的武器，我們怎麼能用生了銹的武器去作戰呢？』

然後，他又拿起一把手術刀，刮着自己腕上的毫毛。毫毛倒下去，又豎起來。他搖了搖頭，轉向外科主任親切的說：

『你看，還會防礙我們的工作啊？』

他挨次地看過去，從敷料當中的一塊紗布，一個棉花球，橡皮手套和手術衣等，都一件一件的看過。然後，他又在一個擺滿了各色藥品的藥架前停下來，像是要從這些藥品中看出一般手術的情況。其中有肥皂溶液，有硝酸銀，食鹽水等。於是，他奇怪地問：

『這些藥品都經常用嗎？』

『不，』主任醫生回答。『幾乎很少用到。』

『那麼，我可以建議把這些東西拿出去嗎？因為，手術室的設備，應該儘量簡單。不必要的東西

「只會防護工作和柔順的。」接着，他又揸着裝在瓶子裡的外來品的罐頭說：「這在邊區，恐怕很難辦到吧？在和平情況下，消毒方便，最好儘量使用遠處自製的膠膜絲綢；繼續應該留在戰爭中使用，我們那時準備着應付戰爭，是嗎？」

從手術室裡出來，他們又到了消毒室。他對於那個用大汽油桶做成的蒸氣消毒鍋非常感興趣。同時也對它的消毒不嚴密，和費時太久，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他們又來到外科病房。阿洛夫醫生耐心的，一個床位一個床位的看過去，問了每一個病人的情形，治療過程和現狀。他用深呼吸辨別着室內空氣的濃淡，溫度的高低，詢問着每一個病人的飲食及營養。然後他又到護士辦公室，看看護士們的工作。他熱心地詢問着每一個問題，虛心地傾聽着主任醫生的說明和解釋，他考慮着每一件可以改進的工作，而且按照經驗人的單純和熱情，誠懇地提出意見。

他開始施行手術，是在他到醫院來的十天以後。這中間，他一再地去參觀了其他醫生的手術。他注意着手術過程中的每一個細微動作，手術室裡的每一項工作，在工作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及所有的技術。甚至他注意到一個護士把碘酒瓶塞掉到地上，是怎樣拾起來和是否消毒才裝上去。

在他到醫院後的第十天下午，三點鐘以後，忽然從很遠的地方拾來了一個急症——急性腸尾炎。經過檢查，知道因為病發時間過久，已經由發炎而化膿了，腸管連得很厲害，病人已經昏迷不醒，情況相當嚴重。這時候，主任醫生命令阿洛夫對這個病人施行手術。而他連想都不曾想到，他是主任醫生的接生接收重危的病人，並有意對他加以考驗，而毫不猶豫的接受了。

手術時，阿洛夫醫生開始手術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中央醫院。爲了觀察，也許爲了好奇，手術室裡聚

機體分泌增加，而防止新舊肌肉組織的生長。想想看，在紗布緊緊的壓迫下，新的肌肉組織能順利生長嗎？」

於是，他進一步說明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動靜療法」。這個「動靜療法」的原理，便是根據人體組織的自然發展規律，加以科學的幫助，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藥物和亂用藥物。譬如：對於一個創傷的處置，只要消毒嚴密，不會化膿，便可以讓它固定起來，安靜地去生長。非到需要清理分泌物和再次清毒時，不去碰動它。因為每動一次，就會給傷口以新的刺激；而刺激，恰足以妨碍肌肉的生長。但除創口部份固定外，身體其他部份的肌肉是應該儘量運動的，因為其他部份的活動，正是為了幫助受傷部份的生長。至於藥物的作用，僅在消毒殺菌，並不能直接幫助肌肉生長的。

他把「動靜療法」的原理，運用到各種病症上加以說明，並主張廣泛的使用這一治療原則。

「譬如」，他說：「現在我們割開尾，一般是七天才允許下床行動，七天拆線，十四天出院；其實三天下床，五天拆線，七天出院，同樣是不會妨害病人，而能增加治療效果的。又譬如：我們不用給創口塞紗布，不用外來藥品而用食鹽水消毒，不在病房換藥而在換藥室去換藥，估計一下，我們可以減輕多少病人的痛苦？增加多大的治療效果，而節約多少無益的浪費？」

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道理，然而却是一個新舊科學思想的鬥爭。每個科學家不惟對於醫學不隨時變，對於病人，以至對於醫務行政工作者。當羅濟夫醫生在病房時，根據病人創口的情況，把紗布拆出，來了，另外的醫生即一定又把它放進去！爲了建立一個換藥室，也竟經過了十個月的鬥爭，才能做到。請原因，便在於醫藥思想上的保守和宗派主義！甚至這種傳統習慣也影響到病人——在開始減少換

新次數的時候，從病牀裡也傳達了這樣的責難：

「爲什麼不給我們換藥？」

「對病人這樣不關心！」

但阿洛夫醫生，絲毫也不動搖自己的科學信念，除了一再地同醫生、護士、病人以及行政工作同志，詳加說明解釋外，他按照自己的方法進行治療。他同人們說：「最初，因爲傳統的習慣，也許病人不能接受新的治療方法。但我們醫生，絕不能放棄自己的治療原則，做病人的尾巴，危害病人的生命！」

只有事實是最能說服人的——這個新的治療方法收到了驚人的效果，在阿洛夫換藥的病人當中，傷口不再變成瘻管，而很快癒合了，好了，出院工作去了……。

中央軍委三局的電訊工作人員蘇德風同志，左腋下患結核性瘻瘍，在阿洛夫醫生的治療下即將痊癒了，告訴他出院以後每禮拜來換藥一次。

他出院了，但還沒有遵守醫生的吩咐——這是奇怪然而普遍的事情，病人請醫生治病，而又覺得自己比醫生更聰明！他回去以後，要求本機關的醫務所給他每天換藥。醫務所的醫生開始因阿洛夫醫生的囑託，不能答應他這個要求；於是便控告到政治處去了。自然，政治處批評了醫務所，他如願以償的每天換藥。而換藥的方法照舊是把紗布塞進傷口裡。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傷口還沒有癒合。而在這次換藥當中，因爲紗布塞得太緊，竟碰斷了一根大血管，血水像噴泉一樣地湧流出來！當把他轉到醫院的時候，他已因出血過多而昏迷了。阿洛夫醫生第二次給他施行手術，驗了一個護士李英才

的，才把他從垂死中搶救過來！當他醒來的時候，用感激得流淚的眼睛望着阿洛夫醫生。

『怎麼樣？』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應該聽醫生的話。在這病這一點上，你不會比醫生更聰明，對，唔？』

『動靜療法』的原理，是集結了許多血的經驗才被確立起來的。而只有毫無偏見、處處爲病人着想的醫生，才能很快接受這一科學的真理。

一九四四年春天，中央派了六位八路軍的年輕醫務人員來向阿洛夫醫生學習。照著他們在長期實際工作中的豐富經驗，立刻認識了阿洛夫醫生的換藥方法是正確的，解決了他們十幾年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從事革命的醫務工作十六年了，』晉察冀邊區衛生部副部長白恩志說：『舊的換藥方法使我痛苦着！過去在江西蘇區時代，我們就是把沙布條塞進傷口裏，而當時我們沒有足夠的沙布，不得不用土粗布來代替！你想想看：把粗布塞進傷口裏，傷口裏的膿血乾了，戰士們痛得多難過啊！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對戰士們不起。直到抗戰以後，我們還是繼續着這個老法子，連白求恩大夫也沒有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野戰醫院院長金來川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沈痛的反省道：『學了阿洛夫同志的換藥方法，才懂得我們過去的錯誤。老一套的換藥方法，不是治人病，簡直是治死人！我們的無知對革命違下了罪惡。就只這一點，够使我們所有的傷員們永遠感念着阿洛夫同志了！』

四、在外科手術室裡

只是中央醫院的外科手術室原來只有一張手術台。阿洛夫醫生到來之後，又在離開窗子較遠的地方安置了一張第二手術台。每到手術日，主任醫生大聲吩咐着：『阿洛夫醫生，請到第二手術台！』他走在那條指定的崗位，開始緊張的工作着。

手術開始了，兩個醫生，三個實習醫生，六個護士和兩個衛生員，擠滿了手術室的空間。消毒藥器械，擠得病人，覺得紊亂而不安靜。從施行第一個手術到第二個手術之間，一段很長的時間浪費在醫生的等待中。顯然，手術室還缺少科學的組織與分工。

兩個手術台，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作風——在第二手術台上，那個屬於所謂『英美派』的主任醫生，是依照他的習慣工作着。不時的責罵助手，把遲錯了的剪刀丟在地上；打錯了麻藥劑的實習醫生被斥退到一邊；一個動作錯了的護士，手背上被剪刀敲了一記，接着是一連串的斥責：『丟丟丟，到一邊去！』

而在第一手術台周圍，空氣是活潑融洽的。阿洛夫醫生愉快的工作着，並隨時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進行教育。他隨手夾起一塊破開的肌肉問：

『這叫什麼？』

當他從護士們遲滯的步子上看出疲憊時，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累不累？』

因為他講話的聲調和態度，大家笑了，立刻振作起來，手術台上的病人在叫疼，護士安慰着說：

『不要叫疼，疼不疼醫生知道的。』

『你也不知道疼，』醫生知道。』

於是，大家輕聲地笑了。

這時，在第一手術台上正進行着一個腕關節結核的石膏治療。病人坐着，變得彎曲了的手腕放在手術台上，石膏正要開始塗上去。阿洛夫同志忽然看到了，趕緊建議說：

『不對，應該睡倒！』

沒有回答，

『睡倒，施行麻酔，手腕放平……』

仍舊沒有回答，石膏正在開始塗上去，

『主任同志，不對，這會使病人變成殘廢的！』他開始着急地說。

『你來！』對方才不耐煩的回答了他。

但他並不計較這個，立刻走過去，讓病人睡倒，施行麻酔，然後把手腕扳直，再把石膏塗上去。

一天下午，從邊區政府抬來了一個湯傷的老年炊事員。按照以後他自己的說法，是被『天火』燒了，而實際上是在睡眠中中了炭毒，昏迷中倒進火堆裡，而致燒得遍體鱗傷！

按照一般的治療，湯傷身體面積達五分之一，就是不可挽救的死症。而這個老人抬來的時候，連他身上找一塊可以驗血的完整的皮膚都很困難！

阿洛夫醫生通知立即準備手術室，像施行大手術一樣，嚴格消毒。但手術室護士長却聲明她從未見過治湯傷需要大手術而拒絕服從！

『新的湯傷治療是需要嚴格消毒的。』阿洛夫醫生並不生氣的解釋着。同時催促其他護士們準備好了一切。病人抬到手術台上，治療進行着。……當病人渡過危險的時間後，阿洛夫醫生開始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講解新的湯傷治療：

『在這次蘇德戰爭中，』他一面診察着病人說：『因為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普遍湯傷，使得我們的醫生進行了新的創造。實際上，這個原理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被我們發現了，但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而沒有研究成功。現在，它已被普遍而有效的使用着。』

他一面說着，把濃阿莫尼亞液（LAG AMMONIA PUR）在湯傷的部份嚴密消毒，再把百分之十的單尼酸（ACID TANNIC）敷上去，然後又用百分之十的硝酸銀（ARGENT NITROL），塗成1層黑色的假皮。

『這樣，你可以不必再驚動他了。』他施行完了最後的手術說。『讓它自己生長去，等到肌肉恢復的時候，假皮會自己脫落，而皮膚全像原來一樣光潤無痕的。』

五、關向應同志的病

關政委的肺病愈加嚴重了。從他回到延安以後，便在中央醫院休養。那時是在一種「姑息療法」的方針下，實行「人工氣胸」，把一個肺停止了運動休息着。但兩三年間的時間，並沒有顯著的好轉，而且因為肋膜炎，引起了肋膜出水。情況逐漸變壞起來。於是主治醫生召集了會診，決定對於肋膜出水的處理。主治醫生報告了病歷，治療方針和過程，然後大家看了病人，便開始討論。主治醫生首先提出用空針把肋膜水抽出。